

陪老母东方饭店看焰火

■金洪远

母亲最爱看焰火。记得我和妹妹上小学那阵,母亲就带我们去舅舅家看焰火。舅舅家住在福州路近外滩,每到国庆日的晚上,马路上就被观赏焰火的市民挤得水泄不通,虽说当时焰火品种单调,但在那物质生活、精神生活贫乏的六十年代,母亲和我们、舅舅一家都看得那样津津有味、神采飞扬。

后来母亲随我去了金山石化,节日期间也陪母亲到市区看过几次焰火。毕竟母亲年事已高,观赏了一阵,母亲就急着要到妹妹家歇息了,年龄不饶人啊。

召开APEC会议期间,电视里说上海的焰火非常漂亮,这大大吊起了母亲的胃口。两个妹妹说,母亲马上要过80岁生日了,我们索性在外滩的东方饭店包间套房看焰火和浦江两岸的夜景,让辛苦拉扯我们长大的母亲乐一乐。妻子说:要搞就搞搞大,只要开心。

原本以为到东方饭店包套房看焰火的人不会多,错了!别说

房间订满,就连阳台和楼顶也被操着不同口音的游客挤满。服务员忙前忙后,嘴里一个劲嘟囔:现在人有钞票,舍得用钞票了。母亲说:这叫思想观念变了,讲究过好日脚了。那位中年服务员听得合不拢嘴对我说:你家老太太太蛮赶时髦的。

在东方饭店套房里看焰火到底不一样。母亲倚在窗口,看着两岸大楼璀璨的灯光,那眼角的鱼尾纹漾开来像盛开的菊花。不一会儿,礼炮轰鸣,夜空绽放一朵朵奇异的礼花,把天空辉映得一片斑斓。老人家嘴里一个劲地说:真漂亮!真漂亮!比电视里看到的还漂亮!须臾,她接过孙儿递过来的望远镜,一会儿看看外滩,一会儿眺望浦东,那满脸喜色真是笔墨难以形容。她把望远镜递给我和妻子说:你们也看看,这礼花和灯火就像在眼面前一样,手都摸得着的。比起过去我带你们到舅舅家看烟火漂亮多了!俯瞰楼下欢腾的人流,仰视这浦江两岸水晶般的幢幢流光溢彩的楼群,让人感慨

不已。母亲这晚精神特别好,一会儿在窗口看,一会儿又要我们陪她到阳台看,像个孩子咯咯地笑个不停……

最为遗憾的是,那时我对摄影一点不感兴趣,如果也像现在兜里常放着数码相机,拍摄下母亲观赏焰火时,那抑制不住满心欣喜和欢笑的神情,那该多好啊!

九十岁的老母亲是去年在上海金惠老年康复医院安然病逝的。前几年,母亲精神好的时候,还会和我们、病房里康复的老人聊起当年在东方饭店观赏焰火的场景,许多情节和细节还记得那样的清清楚楚,引来病房里老人和医生、护工的赞叹。生性节俭的老母总会拉着我和妻子的手,喃喃地自言自语:就是你们为了我看焰火,包了套房,花了很多很多的钱啊!我和妻对老母亲说,这是我们应该做的。想想真是感慨,父母含辛茹苦将我们拉扯大,子女只要尽一点心意,老人却念念不忘,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。(作者系上海作家协会会员)

■王志良

每年的书展都是我催女儿去,乙未年的书展却角色大转换,女儿催我去。

那天午餐时,我和女儿在小吃店里用餐。餐毕,当我们刚要走出店门时,只见一个20岁左右的小伙子正要进来。小伙子头的下半部剪的不留一根毫发,而上半部的头发茂密,尤其是后脑顶端染成棕色的头发扎成一束马尾辫朝上翘着,左胸前别着一枚校徽,右手臂外侧贴有一条形状似龙非龙的纹身贴纸,左右手各拎着一捆书,显然是刚从书市出来。看到这似不协调的景象,我忍俊不禁。走在身边的女儿隔着门也看到了这一景象,不由停了下来,并往后退着。我思忖着,她大概是被小伙子的打扮吓着了。可出人意

含蓄的提醒

料的是,只见女儿伸出右手,抓住门把手拉开了门,侧身让小伙子进来。进门后的小伙子温文尔雅,连声道谢。

我不解女儿刚才的举动……

她有着自己的审美观,对小伙子的外貌并不在意,唯一让她注意的是:其双手各拎着一捆书,开门不易,女儿对我如是说。

而我首先观察的是小伙子的头、贴有纹身贴纸的右手臂,武断地在心里作出结论。

观察一个人的角度不同,得出的结论也不尽相同,女儿用她的审美方法含蓄地给我提了个醒。这是我从书展外得到的收获,看问题不能光看表面,而应透过表象看实质,有时还需站在对方的角度来审视、思考问题,这样才能得出一个较为正确的判断。(作者系东宫文创中心会员)

肺头粉丝汤

■魏鸣放

解放前,外婆外公带着9岁的母亲,从浙江舟山登陆上海,落脚就在八埭头新康里。照母亲的说法,当时“东洋人打仗”(一二八淞沪抗战),他们又逃回乡下。以后太平了,再来,几番进退,成了我“母系”家族那边老上海第一代移民。

那时的杨浦区大部分地方,还只是大片农田和河流沟渠,但这里,早已是有着许多工厂,加上两个剧场、一个天主教堂的市民居住区。

只有这样的地方,才有这样的小吃。

总是一大海碗,满满的。上面,成片的肺头,沉甸甸,粉嘟嘟,艳红如桃花,似微风颤动。一般,我会另要两份肺头,凑满十元钱,这样才吃着过瘾。其时,一块块糯软的猪肺,一手夹起,一边落口,先在口舌间稍作停留,似含非

含,似嚼非嚼,稍作老人瘪嘴状。然后,徐徐滑落,悠悠下沉肚中。其实,肺头,在一猪之内,五脏之中,鲜美远不及其他四脏。只是,喜好其中一股淡淡的土味和骚味和涩味,更喜好那一种“大块吃肉”囫囵而下的混沌,吐纳天地的快意。啊,肺头,纯天然的膨化食品,再来几大海碗,都难叫我说一个饱字。

店门大开着。里面七八人,外面三四人,人人吃得认真。外边,一张长条桌,两边和对面,围坐六人。近对面,一家写着没有明矾、添加剂的大饼油条店,生意也火红。周边,马路菜场铁笼子里鸡鸭的叫声此起彼伏,野蛮了城市。

店牌“川味粉丝汤”。按说,大肠肺头汤,才是老上海的叫法。这里,也备有大肠。要吃,要另外加钱。一般叫上五元钱,老板娘会举着长长汤勺,直接加到你的碗上。看看才这么少,不过一调匙的“总量”。大肠七到八片,如硬币大小,

一片片粉红鲜嫩,打着卷儿,闪着白光。要是,桌上有一个小瓶酱油,沾上,让一滴酱汁,炸醉了舌尖,那有多爽?然而没有,那只是江南人的吃法。

老板娘四川人,五十来岁,黑胖,直立,如圆桶,总是自转,在几个大锅大桶边之间。来客了,看她往铁篓子里,装了半熟的粉丝,入锅,焐熟,装碗,再加上另一锅内煮熟的肺头。看她一脸冷峻,并没有表情,但脾气似乎只对准自己老公。老公个头也不高,总在她身边公转。一般,不是在门口地的大盆内,拿着胶皮水管,一大只一大只清洗大红猪肺,就是一个人自言自语,说一些有用没用的话。嘴里好像总是说着,客来了。

小路斜对面,是她弟弟开的另一家肺头粉丝汤店。这对姐弟俩,一东一西,两店“德比”成旧区内一道亮眼的风景。(作者系上海作家协会会员)

人体某些器官的粘膜还是有点刺激作用的。减少了恐惧心理之后,在没人注意的情况下还会反复锻炼,从脸入水后不紧张,直试到有旁人在一边看着也能从容闷水。

闷水

自以为是时,闷水前还要求别人帮忙数数、计时,想来很多人刚练习时都会有此过程,偷偷进行,没人看见,熟练之后最好普天下人们全知晓。

有的小朋友为了显摆,把脸盆搬到弄堂里,公开做起闷水表演。互不买账的几个小朋友会各自从家里拿来脸盆,摆好架势进行比试,推选出一人在旁数数或看着钟表做裁判,裁判当然轮流做,谁都不愿放弃亮相机会。一、二、三,随着裁判的一声令下,几个小朋友同时把脸埋入水中,谁先抬起头,谁输。有时几个小朋友为作弄某个人,共同作弊,看着被作弄的小朋友闷水后快抬头了,旁边的小朋友才把脸闷入水中,裁判帮着作弊,那被作弄的小朋友必输无疑。不

服气,再来过,再比,还是他输啊,他在明处,人家在暗处,不输才怪呢。更恶劣的动作是,当被作弄的小朋友憋不住气了,想抬头之时,旁边几个力气大点的顽劣之徒硬是按住他的头,直至被作弄的小朋友吃水、呛水了才松手,这叫恶作剧,想必很多住过石库门弄堂的人都看到过这“恶势作”。

闷水是初级阶段,能在泳池游泳才算真本事。我们这一代人初涉游泳大多在读小学阶段,去泳池前是那么兴奋又那么紧张,光游泳的常识就学了一箩筐,到了游泳池,马上感觉在游泳池的水中练闷水是另外一码事了,那时人小,个子矮嘛,就是人称“长脚”的高个子站在泳池的浅水处才刚露出个头,人在水中都觉得晃晃悠悠的。老师教我们闷水的方法就科学了,脸部入水后,先屏一会儿气,然后再慢慢地把气给吐出来,要慢慢地吐气,闷水的时间才会长。在老师的严格要求和细心辅导下,同学间又互帮互学,我们很快就不惧怕在泳池中闷水了,之后又练就了游泳时正确的呼吸方法。掌握了基本功的我们如鱼得水,在游泳池能自由搏击也就顺理成章了。

愉快的邮轮旅游

■孙延生

国庆前夕,出于儿媳的孝心,我与老伴并亲家四人(平均年龄76岁)乘坐蓝宝石公主号邮轮作了一次十分愉快的旅游。

邮轮上,作为一种一行中最年长的我来说,有一种优势,因为是美国邮轮,绝大部分场合用英语交流沟通,正巧我是学、教英语专业的,所以带来了诸多的方便,当然也非常开心地帮助了不少旅客。

登上邮轮,如同到了水上一座美丽的城市。商店、餐厅、游戏、游泳池、尊巴与排舞、健身讲座、棋类运动、各种各样的派对,一应俱全,玩在其中,乐在其中。

公主号从上海吴淞国际客运中心出发,前往韩国济州、釜山和日本长崎。韩国济州是获得联合国教科

文组织选定的“三冠王”和世界新七大自然奇观称号的旅游圣地,是一座闪闪发光的世界宝岛。济州的山水水向人们展示了大自然的神奇。在日本长崎,我们游览了和平公园。尔后去了中华街,很类似于我们上海的城隍庙。

走在日本街上,领略了日本市民良好的文明风尚。那里的物价远比中国要昂贵得多。例如,一只小笼包子要价20元人民币,这与他们的收入不无关系,这也是可以理解或在意料之中的事。

游轮上,度过了整整5个晚上,全程共6天,在海上航行的第五天,船长举行了香槟酒和高级珠宝充气球派对,并且在餐厅举办了一场盛大的告别宴会,大家兴致盎然,流连忘返,举杯告别。(作者系上海理工大学教授)

